

雜詩子

譚述下

赵宗乙

《二十二子详注全译》

主 编 韩格平 董莲池

副主编 张玉春 李守奎 高长山

李德山 赵宗乙 孟庆祥

《二十二子详注全译》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陈春江

副主任 韩格平 董莲池

委 员 李文方 柴力明 吕观仁 王彩云

高长山 李德山 赵宗乙 孟庆祥

金 玲 刘 柯 李之亮 高忠良

高丽芳 孟繁红

二十二子详注全译丛书编纂整理

(包括资料、版本提供)者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一民	丁广玉	于宇堂	于智荣	万成	万礼	万全友	王金来
马方	马一德	马士文	马又宸	马玉笃	马国良	马新生	尤冬克
王铮	王静	王中	王可文	王玉兰	王力波	王彩云	王保国
王连弟	王东忠	王松盛	王柏林	王鹤	王璋玉	王葆霖	王海文
王海君	王鑫野	韦英	韦严	韦爽	韦荣瑞	尤军	尤平
尤延之	毛祥	毛一德	毛祖义	卞玉	卞霞	卞云程	方鹏
方正已	孔凤芝	叶红	田可久	田玉文	田北明	田加致	田俊英
田薇	田稼喜	田嘉英	卢翠莲	史更志	冯月	冯尔刚	冯晋云
冯毓云	边向东	石磊	邢文学	曲若蒙	任环	朱康	朱仲儒
朱晓明	朱试元	朱明文	朱景轩	朱债	朱俊华	朱亮	朱瑾
朱勋	朱煜	关晓娟	关德民	庆凯	祁明俊	华清逸	城希连
刘坤	刘柯	刘广锐	刘晓梅	刘吉祥	刘炳文	刘敏芝	刘国胜
刘庆林	刘祖明	刘乾先	刘孝标	刘秀晶	刘晋臣	刘淑勤	刘鸿达
刘自匪	汤军	许仕波	许海深	孙宏	孙荣	孙丽华	孙林生
孙林华	孙相	孙国文	孙国宝	孙宗英	孙静	杨铁林	杨同策
杨金兰	辛果	辛志凤	李乐渔	李明	李君	李轶	李红学
李玉芬	李恭仆	李克和	李月华	李先耕	李守奎	李铁秀	李德山
杜桂萍	吴智	吴国忠	吴国仁	吴体信	吴林成	吴康泉	吴旋荣
何倩	何颖	何槐昌	何光秀	苏颖	余洋	余琳妹	余和平
余清逸	余靖文	余璋力	余聆玲	余樊会	余晶晶	谷尚书	邹云清
沈葆	沈薇薇	宋海	张成林	张世梅	张林杰	张进平	张铭
张连朋	张景玉	张璇	张玉俊	张玉春	张彪	张国昉	张倩冰
张明福	孟庆祥	孟繁翠	孟繁红	陆景义	陆缘禄	陆长青	陈宏
陈一飞	陈晓伟	陈国庆	陈钦华	邵应培	武汉斌	武隆祥	范嘉

林百章	林胥	罗文化	金铃	金永珍	金泽旺	范子晔	周仁成
周金梅	周任文	周厚砥	周伍杰	周信民	郑义	郑英	郑春颖
郑杰	郑彪	郑一兵	郑同文	郑用武	赵全义	赵全文	赵宗乙
赵定国	赵登云	赵晶莹	费良华	侯绍华	胡元翎	俞小云	俞金宝
俞琳琳	柴华	施华	施娜	胥鹏	洪月成	洪玉琴	贾九海
贾茂林	夏复兴	钱正文	钱正敏	徐东章	徐送迎	徐志	徐岩
徐静	徐文礼	徐政刚	聂鑫	钱秀银	高亢	高长山	高丽芳
高晓斌	高晓文	高景轩	郭之锐	郭如林	郭敬业	唐文	唐忠
唐英俊	殷秋	黄师遵	黄美珍	黄瑛杰	阎丽	梁延峰	梅运钧
曹东来	曹始成	盛宏	盛光明	崔巍	催仲平	崔嘉凯	龚正
龚德海	彭修文	董昕	董莲池	谢忠艳	蒋玉斌	蒋春来	靳欣
靳佳	靳继君	韩格平	韩建立	韩庶礼	程淑华	鲁仁	靳新
虞新民	詹维勒	蔺同翔	潘玉	潘轼	滕腾	魏德海	



目 录

第一卷	原道训	(1)
第二卷	俶真训	(50)
第三卷	天文训	(98)
第四卷	地形训	(187)
第五卷	时则训	(234)
第六卷	览冥训	(286)
第七卷	精神训	(321)
第八卷	本经训	(358)
第九卷	主术训	(394)
第十卷	繆称训	(469)
第十一卷	齐俗训	(515)
第十二卷	道应训	(573)
第十三卷	汜论训	(654)
第十四卷	诠言训	(721)
第十五卷	兵略训	(767)
第十六卷	说山训	(824)
第十七卷	说林训	(876)
第十八卷	人间训	(927)
第十九卷	修务训	(999)
第二十卷	泰族训	(1041)
第二十一卷	要略	(1103)



第十二卷 道应训

【题解】

本篇是对《原道训》理论阐述的事实印证。作者选取了五十六则历史故实和寓言故事，形象生动地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说明：道作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因此人们必须以“道”作为一切行为的准则。

文章于每则故事之后大都引用《老子》的话作结，以点明主旨，故事主要出自《吕氏春秋》，对《庄子》、《列子》、《韩非子》、《荀子》、《晏子春秋》及《说苑》等书中的内容也有所采用，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以《老子》的道家学说为主，兼融诸家的特点。

太清问于无穷曰^①：“子知道乎？”无穷曰：“吾弗知也。”又问于无为曰^②：“子知道乎？”无为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无为曰：“吾知道有数。”曰：“其数奈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窈^③，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太清又问于无始曰^④：“乡者吾问道于无穷^⑤，无穷曰：‘吾弗知之。’又问于无为，无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无为曰：‘吾知道有数。’曰：‘其数奈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吾所以知道之数也。’若是，则无为知与无穷之弗知，孰是孰非？”无始曰：“弗知之深^⑥，而知之浅；弗知内，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叹曰：“然则不知乃知邪？知乃



不知邪？孰知知之为弗知，弗知之为知邪？”无始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⑦？”故老子曰⑧：“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注 释】

- ① 太清问于无穷：原注：“太清，元气之肖者也。无穷，无形也。”太清、无穷以及下文的无为、无始都是作者虚构的人物。四人的对话出自《庄子·知北游》。
- ② 无为：原注：“无为有形，故知道也。”
- ③ 窈：俞樾《平议》：“窈，读为幽，故与明相对。”刘文典《集解》：“俞说是也。《文子·微明篇》正作‘可以幽，可以明’，是其证矣。《原道篇》：‘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与此文词意略同，亦以幽明对文。”
- ④ 无始：原注：“未始有之气也。”
- ⑤ 乡：通“向”，刚才。
- ⑥ 弗知之深：王念孙《杂志》认为“之”字当在上文“无为知与无穷之弗知”的“无为”之下。
- ⑦ 形之不形：王念孙《杂志》：“‘形之不形’当依《庄子》作‘形形之不形’，郭象曰：‘形自形耳，形形者竟无物也。’少一‘形’字，则义不可通。《列子·天瑞篇》亦云：‘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尝有。’”
- ⑧ “老子曰”二句：前句引自《老子》第二章。《诸子集成》本《老子》“也”字作“已”。后句引自《老子》第五十六章。

【译 文】

太清问无穷说：“您知道道吗？”无穷说：“我不知道道。”问无为：“您知道道吗？”无为说：“我知道道。”太清接着又问：“您所知道的道有什么特点吗？”无为说：“我所知道的道有特点。”太清问：“道的特点什么样子呢？”无为说：“我所知道的道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暗，可以明，可以包裹天下，可以



应付无穷。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道的特点。”太清又问无始说：“刚才我向无穷问道的特点，无穷说：‘我不知道道。’我又向无为询问，无为说：‘我知道道。’我接着又问：‘您所知道的道有什么特点吗？’无为说：‘我知道的道有特点。’我又问：‘道的特点什么样子呢？’无为说：‘我所知道的道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暗，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付无穷。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道的特点。’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无为的知道道与无穷的不知道道，谁是谁非呢？”无始说：“说不知道道是对道知道得深刻，而所谓知道道是对道知道得肤浅；说不知道道是知道了道的实质，而所谓知道道是知道了道的表面；说不知道道是知道了道的精髓，而所谓知道道只是知道了道的大概。”太清仰天而叹说：“既然如此，那么所谓不知就是知吗？知就是不知吗？谁知道知就是不知，不知就是知呢？”无始说：“道是不可听到的，可以听到的就不是道了；道是不可看见的，可以看见的就不是道了；道是不可言说的，可以言说的就不是道了。谁知道产生万物形体的道本身没有形体呢？”所以《老子》说：“天下都知道善何以为善，那么不善就相对出现了。”所以《老子》又说：“智者不言，言者不智”。

白公问于孔子曰^①：“人可以微言^②？”孔子不应^③。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吴、越之善没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④，易牙尝而知之^⑤。”白公曰：“然则人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何谓不可^⑥？谁知言之谓者乎？”夫知言之谓者，不以言言也^⑦。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夫浅知之所争者^⑧，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于浴室^⑨。故《老子》曰^⑩：“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谓也。

【注 释】

- ① 白公：楚平王孙，太子建子，名胜。太子建被费无忌谗杀，胜奔吴，后归楚，为白县大夫，故号白公。后作乱，杀楚令尹子西，为叶公子高所败，自



缢死。事见《左传·哀公十六年》，本节亦见《吕氏春秋·精谕》、《列子·说符》。

- ② 人可以微言：原注：“建见杀，白公怨而欲复仇，故问微言也。”微言：密谈，阴谋密事。《吕览·精谕》注：“微言，阴谋密事也。”按：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白公欲与孔子密谈（微言），孔子无与白公相见之可能，自是传说，不足信。”
- ③ 孔子不应：原注：“知白公有阴谋，故不应也。”
- ④ 菑、澠：原注：“齐二水也。”菑：《吕氏春秋》作“淄”。“菑”为借字。
- ⑤ 易牙：《吕氏春秋·精谕》注：“易牙，齐桓公识味臣也。能辨淄、澠之味也。”
- ⑥ “何谓”二句：王念孙《杂志》：“‘何谓不可’，‘谓’犹‘为’也。‘谁’当为‘惟’字。言唯知言之谓者，可与微言也。”《吕氏春秋·精谕》篇正作“唯知言之谓者为可耳。”言之谓：杨树达《证闻》：“《列子》张湛注：‘谓者，所以发言之旨趣。’”马宗霍《参证》：“《广雅·释言》云：‘谓，指也。’指即指趣，……言未形而心通其意，故曰知言之谓耳。”
- ⑦ 不以言言：原注：“不以言，心知之。”
- ⑧ 浅知：《列子·说符》注：“知，音智。”
- ⑨ 浴室：《吕氏春秋·精谕》篇作“法室”。于省吾《新证》：“作‘法室’者是也。法之讹为浴，犹却之讹为却也。”
- ⑩ 《老子》曰：引文见《老子》第七十章。《诸子集成》本“君”作“主”，“吾”作“我”。

【译 文】

白公问孔子说：“人可以密谈阴谋吗？”孔子不回答。白公说：“如果把石头投入水中，别人会找到吗？”孔子说：“吴、越一带善于潜水的人能取上它来。”白公又说：“如果把水投入水中，别人会找到吗？”孔子说：“把淄水和澠水混合到一起，让善于辨味的易牙尝一尝就知道了。”白公说：“既然如此，那么根本就不可以与人密谈阴谋了吗？”孔子说：“为什么不可以？只有懂得你话中含义的人才可以吧？”那善于理解别人话中含义的人，不用你说就等于说出来



了。争抢鱼的人衣服会被打湿，追逐野兽的人一定要快跑，不是他们喜欢这样，而是利益驱动的自然表现。所以最高妙的话是不说别人就能理解，最高妙的行为是不做就能成功。那些见识短浅的人所争夺的，只是些末节小事而已！白公不懂得这其中的奥秘，所以最终密谋失败而自缢于法室。所以《老子》说：“说话要有目的，办事要有宗旨，只因人们无知，因此不能了解我。”这无知的人说的就是白公啊。

惠子为惠王为国法^①，已成而示诸先生^②，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说之，以示翟煎^③。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对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④，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岂无郑卫激楚之音哉^⑤？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国有礼，不在文辩^⑥。”故《老子》曰^⑦：“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此之谓也。

【注 释】

- ① 惠子为惠王为国法：原注：“惠王，魏惠王。惠子，惠施也。”按：本节出自《吕氏春秋·淫辞》篇。
- ② 先生：俞樾《平议》：“先生乃长老有德者之称。惠子为国法而示诸先生，乃就正有道之意。《吕氏春秋·淫辞篇》‘先生’皆作‘民人’，旧校云‘一作良人’，此当以良人为是。《序意篇》：‘良人语问十二纪’，高注曰：‘良人，君子也。’然则诸良人即诸先生也。”刘文典《集解》：“先生乃周季恒言。《庄子·天下篇》：‘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韩非子·五蠹篇》：‘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所谓‘先生’者，皆指长老有德者而言。”
- ③ 翟煎：人名。《吕氏春秋·淫辞》篇作“翟翦”。
- ④ 邪许：劳动号子声。相当于今之“咳哟”、“哟咳”之类。
- ⑤ 激楚：高亢凄清的曲调。
- ⑥ 辩：明晰，清楚。《谷梁传序》：“《公羊》辩而裁。”杨士勋疏：“辩谓说事分明。”



⑦ 《老子》曰：引文见《老子》第五十七章。滋：越，更加。彰：明，严明。

【译文】

惠子为惠王制定国法，写成后拿给德高望重的先生们看，先生们都认为很好。于是惠子把文稿呈报给魏惠王，惠王看了很高兴，把文稿拿给翟煎看。翟煎说：“很好。”惠王说：“既然好，那么可以颁布实行吗？”翟煎说：“不可以。”惠王说：“既然好却不能颁布实行，这是为什么？”翟煎回答说：“现在那些抬大木头的人，前面的人喊‘邪许’。后面的人也跟着应和，这是抬重物时大家互相鼓劲的号子声，难道没有像郑国、卫国那种高亢凄清的美妙歌声吗？有。但人们之所以不用，是因为不如那号子声更适合这种劳动的场面。治理国家在于礼的实质，不在法律条文的清楚明白。”所以《老子》说：“法令条文越明晰，盗贼就越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田骈以道术说齐王^①，王应之曰：“寡人所有，齐国也。道术难以除患，愿闻国之政^②。”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为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为材。愿王察其所谓^③，而自取齐国之政焉。已虽无除其患害^④，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可陶冶而变化也。齐国之政，何足问哉？此老聃之所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者也^⑤。若王之所问者，齐也；田骈所称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⑥，雨不及阴阳，阴阳不及和，和不及道。

【注释】

- ① 田骈：原注：“田骈，齐人，齐臣。”即《吕氏春秋·不二》篇之“陈骈。”齐王：齐宣王。按：本节出自《吕氏春秋·执一》。
- ② 愿闻国之政：杨树达《证闻》：“《吕氏春秋》作‘愿闻齐国之政’，国上当有齐字。”
- ③ 所谓：所说话的意旨。谓：与上文“言之谓者”的“谓”用法相同。
- ④ 已虽无除其患害：杨树达《证闻》：“《尔雅·释诂》云：‘已，此也。’言如此虽



无除其患害也。”刘文典《集解》本“已”字属上句。

⑤ “此老聃”：引文见《老子》第十四章。

⑥ 林不及雨：原注：“雨然后材乃得生也。”

【译 文】

田骈用道术游说齐宣王，齐宣王回答他说：“我所拥有的是整个齐国。道术难以解除国家的祸患，希望听到你关于治理齐国政事的见解。”田骈回答说：“我的道术，虽然没有涉及国家政事的治理，但可以用来处理国家政事。就好比森林里的树木，没有成材的可以培养成材。希望大王您仔细考察其中的意旨，自己从中提取治理齐国政事的办法。这样做虽然没有说明解除国家祸患的具体作法，但天地之间，六合之内，都可以用来陶冶变化。齐国的政事，那里值得询问呢？这就是老子所说‘没有形状的形状，没有物体的物象’的意思。像大王所询问的，是齐国的事情；而我所说的，是培植良材的事情。良材要从树林中产生，所以良材比不上树林；树林要靠雨水滋润，所以树林比不上雨水；雨水要靠阴阳孕育，所以雨水比不上阴阳，阴阳要从中和之气中产生，所以阴阳比不上中和之气；中和之气来源于道，所以中和之气比不上道。

白公胜得荆国^①，不能以府库分人。七日，石乙入曰^②：“不义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听也。九日，叶公入^③，乃发大府之货以予众^④，出高库之兵以赋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禽白公^⑤。夫国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谓至贪也。不能为人，又无以自为，可谓至愚矣。譬白公之畜也^⑥，何以异于枭之爱其子也^⑦？故《老子》曰^⑧：“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也。



【注 释】

- ① 白公胜得荆国：《吕氏春秋·分职》篇注云：“杀令尹子西、司马子期，而得荆国也。”事见《左传·哀公十六年》。本节出自《吕氏春秋·分职》篇。
- ② 石乞：原注：“白公之党也。”《墨子·非儒》、《左传·哀公十六年》、《吕氏春秋·分职》、《史记·楚世家》等皆作“石乞”。
- ③ 叶公：原注：“楚大夫子高，自方城之外人，杀白公也。”
- ④ “乃发”二句：大府、高库：皆楚之府库名。赋：给予，授予。
- ⑤ 禽白公：原注：“叶公杀白公也。”禽：战胜。
- ⑥ 譬：古人常单用“譬”表示“譬若”的意思，如《诗·小雅·小弁》：“譬彼舟流。”
- ⑦ 梟之爱其子：原注：“梟子长，食其母。”此借以喻白公之贪欲。
- ⑧ 《老子》曰：引文见《老子》第九章。王弼注：“持谓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势必倾危。不知其已者，谓乃更不如无德无功者也。”揣：通“捶”，锻击。锐：《诸子集成》本《老子》作“税”。

【译 文】

白公胜得到楚国政权后，不能把府库里的财物分给民众。七天后，石乞进见说：“我们用不义的行为得到这些财物，又不能把它们布施给人，祸患一定临头了。不能分给别人，不如烧了它，不要让别人利用这些东西祸害我们。”白公不听。第九天，叶公攻打进来后，就立即把大府里的财物和高库里的兵器散发给民众，借着民众的力量攻打白公，第十九天就战胜了白公。国家本不该归白公占有，而他却想占有，可以说是太贪婪了。不能为别人谋得利益，又没有办法保住自己，可以说是太愚蠢了。打个比方说，白公的吝啬，和母梟爱自己的孩子最终被长大的孩子吃掉有什么区别呢？《老子》说：“拿着容器使水满盈，不如装一半就停下来；锻击得太尖锐了，锋芒不能保持长久。”

赵简子以襄子为后^①，董闾于曰^②：“无卹贱，今以为后，何也？”简



子曰：“是为人也，能为社稷忍羞。”异日，知伯与襄子饮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请杀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为社稷忍羞，岂曰能刺人哉！”处十月，知伯围襄子于晋阳，襄子疏队而击之^③，大败知伯，破其首以为饮器。故《老子》曰^④：“知其雄，守其雌，其为天下谿。”

【注 释】

- ① 赵简子：春秋末晋卿。襄子：赵简子庶子，名无卹。
② 董闾于：原注：“赵氏臣也。”《吕氏春秋·爱士》篇作“董安于”。
③ 疏队：原注：“疏，分也。队，军二百人为一队，分斯队卒击之。”
④ 老子曰：引文见《老子》第二十八章。雄：指强劲、刚健。雌：阴柔，安顺。谿：同“溪”，喻低下，卑下。《老子》后几句说：“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王弼注云：“雄，先之属；雌，后之属。知为天下之先也，必后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也。谿不求物而物自归之，婴儿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

【译 文】

赵简子要立庶子无卹即后来的赵襄子为继承人，董闾于说：“无卹出自卑贱，现在立他为继承人，这是为什么？”赵简子说：“无卹这个孩子，将来能为国家忍辱负重。”后来，智伯与赵襄子饮酒，智伯无故击打赵襄子的脑袋，赵襄子手下的大夫们要求杀掉智伯。赵襄子说：“先君立我为继承人的时候，曾说我能为国家忍辱负重，难道说过我能去杀人吗！”过了十个月，智伯在晋阳围攻赵襄子，赵襄子分兵出击，大败智伯，剖开智伯的脑袋作饮器用。所以《老子》说：“虽然知道雄强，但要谨守雌柔，甘心处于卑下的地位。”

啮缺问道于被衣^①，被衣曰：“正女形^②，壹女视，天和将至。摄女和^③，正女度，神将来舍。德将来附若美^④，而道将为女居。蠢乎若新生之犊^⑤，而无求其故^⑥。”言未卒，啮缺继以讎夷^⑦。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实不知^⑧，以故自持，墨墨恢恢^⑨，无心可



与谋。彼何人哉！”故《老子》曰^⑩：“明白四达，能无以知乎？”

【注 释】

- ① 啮缺、被衣：原注：“皆尧时老人也。”按：本节出自《庄子·知北游》。
- ② “正女”三句：女：通“汝”，你，下同。壹：专一，集中。和：和气。
- ③ “摄女”二句：摄：收敛。《庄子·胠箝》：“则心摄絨滕。”成玄英疏：“摄，收。”度：谋虑。《尔雅·释诂上》：“度，谋也。”成语“置之度外”即此义。
- ④ “德将”二句：王念孙《杂志》：“‘德将来附若美’本作‘德将为若美’。此后人因上‘将神来舍’而妄改之也。若亦女也。德将为若美，道将为女居，相对为文。……《庄子·知北游篇》作‘德将为女美，而道将为女居’，《文子·道原篇》作‘德将为女容，道将为女居’，是其证。”
- ⑤ 蠢乎：形容神貌呆笨，傻乎乎的样子。《庄子·知北游》作“瞳焉”。成玄英疏：“无知直视之貌。”
- ⑥ 故：《庄子·知北游》成玄英疏：“故，事。”
- ⑦ 雠夷：原注：“熟视不言。”于省吾《新证》：“雠夷即雠腴，直视也。”与注义符。”
- ⑧ “直实”二句：王念孙《杂志》：“当从《庄子》、《文子》作‘真其实知’。今本真误为直，又脱其字。《主术篇》注曰：‘故，巧也。’‘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庄子》所谓‘去智与故，循天之理’也。”
- ⑨ 墨墨恢恢：《庄子·知北游》作“媒媒晦晦”，懵懵无知的样子，犹今言迷迷糊糊，懵里懵懂。
- ⑩ 《老子》曰：引文见《老子》第十章。能无以知：《诸子集成》本《老子》作“能无为乎”。

【译 文】

啮缺向被衣问道，被衣说：“端正你的形体，集中你的视力，天然的和气就会来临。收敛你的智慧，端正你的谋虑，精神将在你心中停留。德将表现你的完美，道将成为你的居所。傻乎乎地就像初生的牛犊，不去探求外界的事物。”被衣的话还没说完，啮缺继续和先前那样两眼发呆一言不发。被衣一边唱着歌一边离去说：“身



形如同枯槁，内心如同死灰，真正悟到了道的精髓，不是凭智巧自作矜持，懵懵懂懂没有心计，不能和他谋划什么事情。那是是什么样的人啊！”所以《老子》说：“心里明白通晓四方，能因此不用心计吗？”

赵襄子攻翟而胜之^①、取尤人、终人^②。使者来谒之，襄子方将食，而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忧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③，不过三日；飘风暴雨^④，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积，今一朝两城下^⑤，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楚、吴、越皆尝胜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能持胜。孔子劲杓国门之关^⑥，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胜者，以强为弱。故《老子》曰^⑦：“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

【注 释】

- ① 攻翟：王念孙《杂志》：“‘攻翟’上当有‘使’字。襄子使新穉狗攻翟而未亲往，故下文言‘使者来谒’也。《群书治要》引此，有‘使’字。《晋语》曰：‘赵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狄。’《列子·说符篇》同，是其证。”本节见《吕氏春秋·慎大》、《列子·说符》。
- ② 尤人、终人：《吕氏春秋·慎大》篇作“老人、中人”。毕沅校注：“《晋语·九》、《列子·说符》及《御览》三百二十一皆作左人、中人。”王念孙《杂志》也认为“尤人”、“老人”皆“左人”之误。左人、中人：为翟之二城名。
- ③ “江河”二句：大：谓发大水，涨水。《吕氏春秋·慎大》篇注：“大，长。”长，通“涨”。不过三日：原注：“三日而减。”
- ④ “飘风”二句：俞樾《平议》：“‘飘风暴雨’下脱‘不终朝’三字。《老子》曰：‘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是其义也。‘日中不须臾’乃‘日中则昃’之义。”
- ⑤ 今：王念孙认为“今”字为衍文。
- ⑥ 孔子劲杓国门之关：原注：“杓，引也。古者县（悬）门下，从上杓引之者难



也。”王念孙《杂志》：“杓当作杓，字从手，不从木。《玉篇》：‘杓，甫遥、都历二切，斗柄也。又市若切。’‘杓，丁激切，引也。’《广韵》：‘杓，甫遥切，北斗柄。’‘杓，都历切，引也。’许注训杓为引，则其字当从手。”

- ⑦ 《老子》曰：引文见今本《老子》第四章。《诸子集成》本作“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冲：通“盅”，虚空。《说文》：“盅，器虚也。《老子》曰：‘道盅而用之。’”段玉裁注：“盅虚字，今作冲(冲)。”盈：尽，穷尽。王弼注：“冲而用之，又复不盈，其为无穷亦已极矣。”

【译 文】

赵襄子派兵攻打北翟取得胜利，攻取了北翟的左人和中人两座城池。使者前来谒见赵襄子，赵襄子正要吃饭，听到这个消息后，脸上露出忧虑的神色。他身边的人说：“一早晨就攻下了两座城池，这是一般人都高兴的事情。现在您面带忧色，为什么呢？”赵襄子说：“长江、黄河涨水，不过三天就退下；狂风暴雨，不会超过一早晨，太阳正中后一会儿就会偏斜。现在我们赵氏的德行还没有积累多少，一早晨就攻下两座城池，衰亡恐怕要接踵而至吧？”孔子听说这件事，说：“赵氏大概要昌盛啊！”打了胜仗而忧虑是达到昌盛的基础，为胜利而高兴是走向灭亡的隐患。打胜仗不是什么难事，保持胜利成果才是困难的。贤明的君主凭这种认识保持胜利成果，所以能够获得幸福并传给后世。齐国、楚国、吴国、越国都曾经打过胜仗，然而最终得到的结果是灭亡，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保持胜利。唯独有道的君主才能保持胜利。孔子力气大得能拉开都城大门的门闩，但他不肯凭力气大扬名天下；墨子运用防守战术抵御进攻，连公输般都不得不服，但他不肯以善于用兵而为人所知。善于保持胜利的人，总是以强为弱。所以《老子》说：“道是空虚的，但用起来又不会穷尽。”

惠孟见宋康王^①，蹠足声警欬^②，疾言曰：“寡人所说者，勇有功也^③，不说为仁义者也。客将何以教寡人？”惠孟对曰：“臣有道于此，人